

对话名家

陈履生：对20世纪主题绘画应有客观评价



人物名片

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市。198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获硕士学位。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古典美术编辑室编辑、主任,中国画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等。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兼任中国美协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美协副主席,中国汉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和多所艺术院校客座教授,出版著作50余种,并建有私人“油灯博物馆”。

1985年从南京艺术学院硕士毕业一路走来,历经出版社、画院、美术馆直至今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履生在中国官方体系的各类美术机构中可谓履历丰富。而在工作之外,他出版著作、撰写评论、举办画展、研习书法、热爱摄影、收藏油灯……所爱之事一样也没有落下,甚至他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个人官网。

还是几年前他在美术馆工作时,黄永玉看了他的绘画后说:“履生有那么精致的画作是我想不到的。他那么忙,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满世界跑,几几乎的脚不点地为公家的美术事业奔忙……一个人变成几十个人的能量。”陈履生有多忙,看看他的微博能够略知一二。而陈履生有多“闲”,看看他的微博也能有所感受,比如他有时间不断发微博,时而发出几张手机自拍照……近两年,他不仅因为直接负责国博的各种大展而受到关注,也因为一贯的敢发声频频亮相于媒体。陈履生似乎一直在忙与闲之间轻松掌握着自己的平衡,示以众人的一直是他练达随和的微笑。

近日,由陈履生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研究》正式面世。这本历时6年,搜集了1500多位画家的近4000幅不同画种的主题绘画创作的“大部头”,以“民国”“建党”“长征”“抗日”“延安”“文革”等25类题材,第一次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主题绘画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

卷帙浩繁的工作最终完成,让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也感慨“终于松了一口气”。陈履生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开始关注主题绘画时,研究这

个领域是被人瞧不起的,许多人认为其中没有什么学问可做,写出的论文也没地方发表。“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要替‘文革’翻案,有些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否定了”。

如今远离市场的纯史论研究并不引人注目,但陈履生说,理论研究仍然是自己最大的追求。我们的采访,便从他的这本研究著作开始。

谈20世纪主题绘画:
回归理性 历史不能“一言以蔽之”

美术文化周刊:20世纪主题绘画对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红旗飘飘》一书为什么选择从题材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写作方式,但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因为与时代紧密联系,题材多样,其中有很多题材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而后来的时代中也已经消失的。因为有抗美援朝、因为有上山下乡等等背景,所以才有相应题材的美术创作,而其中一些创作也成为新中国美术的代表作品。因此从题材的角度对新中国美术做出分类梳理和研究,就成为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和视角。而且这个工作以前没有人做过。

美术文化周刊:今天人们对20世纪主题绘画的看法已经十分多元,你本人对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持怎样的态度?

陈履生:对于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应该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要因为主题绘画曾经与政治联系密切,今天不合时宜了就简单否定它,要通过研究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一些作品能够出来,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也有其艺术上的因素,这些都值得更全面地研究。

这些主题性创作凝聚了一个时代无数美术家的心血和智慧。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是以特别的智慧在创作和表达,可能因为一张画,像《毛主席去安源》,就一步登天了,但还有无数的人因为一张画牵涉到命运,甚至性命不保。

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团体可以否定的,要站在当时的情境中去理解这些绘画。面对历史,对秦始皇也好,对宋徽宗也好,对元代的人侵也好,人们的认识最终都要回归理性。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一言以蔽之,艺术尤其如此。

美术文化周刊:你的研究如何停留在梳理的层面,挖掘出其更深刻的研究价值?

陈履生:这本书把题材问题明确了,但它不是个案化的专门研究,而是宏观的架构,未来我们将根据每个章节的题材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比如抗美援朝题材、比如毛泽东图像问题等。但这本书呈现了宏观的架构,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构成了未来深入研究微观问题的可能性。

美术文化周刊:国博是收藏20世纪主题绘画的重镇,举办的“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巨人毛泽东”展览等,对这一类型的作品都有所呈现。这些作品能够给今天的观众带来什么?

陈履生: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的文化殿堂,对后人自然要有一种历史的灌输,主题绘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发展过程,这种政治指向是很明确的。在艺术层面上,这些作品可以向

观众展示20世纪新中国美术的成就。另外,很多作品出现在教科书里,青少年可以在博物馆空间中见到名作的原作,历史和现实的连接增进了他们对博物馆的情感,同时可以带给他们审美和知识的满足。

美术文化周刊:时至今日,影响主题绘画创作的因素更加复杂,政治因素不再强力主导一切,但感召力的缺失使其很难像当年那样家喻户晓。主题绘画在新时期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陈履生:每个时代都需要主题绘画记录社会变迁、公众生活,包括揭露一些社会问题。当然,在如何处理题材、实现艺术表现的问题上肯定有所不同。比如毕加索画和平鸽肯定和《自由引导人民》在语言上是不同的,它要反映时代的特征。

延安时期也好,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好,艺术家没有可以借鉴的范本和参照,画册很少,也没有出国看过原作,当时的创作语言、艺术类型受到物质因素影响,但是他们以独特的智慧,通过木刻、“土油画”等形式慢慢走上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现在的艺术家一方面要从20世纪建立起的中国主题绘画创作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但也不能止于此,要出现新的气象,反映时代的风尚。今天的主题绘画应该如何创作,应该是什么面貌,同样需要艺术家摆脱浮躁,以今天的学养和智慧形成自己的语言,处理好新的创作问题。

谈引进国外展览:
博物馆要有内容 外展弥补藏品不足

美术文化周刊:近两年,国博举办了不少外展,其中很多由你直接负责,国博为什么不遗余力推进国外展览的引进?

陈履生:举凡世界著名博物馆都有其收藏的丰富性而表现出其特殊的价值,卢浮宫、大都会、大英博物馆等都是如此。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刚刚102年,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没有掠夺过别人的文化,我们只保存了自己国家的文明成果。但是作为博物馆,告诉公众世界文化多元的存在是它的重要责任,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引进世界不同文明,引进各个著名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

一系列的外展与中华文明形成了强烈对比,文化因差异性而显得精彩,这也正是今天博物馆特别的价值。另一方面,与国际性博物馆的这种交流,也提升了国博自身的国际地位,形成了我们在国际平台良性互动、合作的基础。

美术文化周刊:近期外媒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3年世界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中排名第三,有什么感受?

陈履生:为了谈梵高展览,我刚刚从荷兰回来。荷兰的梵高博物馆是一个很小的博物馆,而且是一个个人博物馆,理论上说,他不可能与综合性博物馆比,但是因为梵高的影响力,在荷兰它却是参观人数第二的博物馆,与它相邻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从建筑外观到内部硬件等都可以说世界一流,但是参观人数远不如梵高博物馆。这就说明博物馆的内容很重要,只有内容才能决定它的影响力。

2013年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排名中,国博的参观量是745万人次,在卢浮宫和美国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排名第三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博的展览受到观众欢迎,大家愿意走进博物馆。比如我们刚刚举办的法国“名馆·名家·名作”展览观众热情就非常高,今年参观量也许会突破800万人次。

可以说,国博举办的外展数量是世界各国博物馆举办外展数量最多的,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办那么多外展。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弥补藏品不足,改善由此造成的展览单一化的问题。

美术文化周刊:你曾提到,引进每个外展都有曲折和困难,在国际视角下,中国的博物馆与国外有哪些差距或不同?

陈履生:概括而言,在对外合作当中,我们的优势首先是非常敬业忘我,其次是体制灵活。我们的不足第一是专业认知,第二是工作细节,第三是我们与展览相关的推广和教育。整体上是这样,具体说还有很多。

▶下转第2版

艺坛新秀



无名山之一(国画) 95×86厘米 2014年 黄红涛

黄红涛:

“无名山”中的无名客

■ 本报记者 冯智军



人物名片

黄红涛,1983年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现居北京。美术学博士,师从卢禹舜教授。中国美协会员,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中国美术创作研究基地特聘画家。2007年代表作品《无名山之一》被中国美术馆馆藏。

黄红涛,一位东北黑土地乡村里走出来的勤奋少年,一位刚过弱冠就已得名的青年学子,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艺术家。今天,在他的艺术之路上,已经形成了个人鲜明的风格面貌。

5月,黄红涛个展亮相山东淄博;8月、10月,还将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举办。“画画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要画成什么样,特意追求什么样的风格,而是画我内心的想法。办展览也是一样,是想教于行家,让大家看到我的状态和追求。”黄红涛率真、较真,聊起艺术来,总有说不完的话。

顺其自然的艺术之路

黄红涛的艺术之路,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画画是天赋的兴趣。出生并生长在农村的他,自然与城市里各种美术兴趣班无缘,也与现成的各种画材、画册无缘,但喜欢画画的他,硬是从小在没有艺术氛围的环境里坚持了下来。

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黄红涛临遍了所有的美术课本,因为农村学校里的美术老师都是兼任的,基本不懂美术,这些教材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在林业站上班的远房亲戚是周围一会画画,每当这位亲戚画好一张画后,黄红涛就带回家临摹。村里一些上中专的学生也把他们的美术教材给了黄红涛,里面居然还有两本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集。这些书,让黄红涛如获珍宝,就用二毛钱一张的印试卷的白纸画,家里一面墙贴满了他的临摹画作。

高中时的美术老师是黄红涛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人很正直,很会引导学生。在学素描色彩等高考内容的同时,他终于用宣纸画画了。“当时买张宣纸都舍不得用,画毡到了大学才开始用,之前都不知道要用毡子,只是垫几张报纸画。买了一支三块钱的毛笔,塑料的笔杆里边还灌着沙子,画起来里边哗哗作响。”

高考让黄红涛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山。2001年的春天,黄红涛来北京参加美术高考就住在香山脚下,兴奋的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爬山,只是走进山里后,才发现身在山中的感觉不如远远地看山。

第一年高考,因为英语的限制,黄红涛与报考的各大美院擦肩而过,虽然可以读哈尔滨师范大学,但一心想考美院的他,选择了复读。第二年高考,还

是因为外语小分,最终黄红涛还是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

厚积薄发 早年得志

从小就画画的红红涛,到了大学时,那种天然的对美的向往和原始的创作冲动开始进入了突破期。

2002年,黄红涛走进哈尔滨师范大学,虽然读的是国画专业,但大一大二多是基础课程。而这些基础,对早在高考班时就已经开始带着老师代课的他,自然没有任何挑战性。所以一边继续在高考班代课,一边开始借朋友的单反相机玩起了摄影,还在身边老师和朋友的影响下画起了水彩。2005年,他的一幅水彩作品,参加了由中国美协主办的第七届全国水彩、粉画展。

读到大三,黄红涛开始了国画专业的系统训练。不循常规的他,基本上没有经历正常的临摹阶段,直接进入了创作状态,密集地参加了“黑龙江写生作品展”“黑龙江省首届山水画展”(优秀奖)、“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黑龙江美术作品展”(银奖)、“中韩美术作品展”等,让他备受老师们关注。特别是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黎昌第四届全国青年中国画年展”上获银奖,证明了黄红涛的创作能力和艺术天赋。这些对于一个在读的大学生而言,或许成长得太快,但对于从小习画的他来说,却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开始。

2006年,面临毕业时的黄红涛很迷茫,虽然也参加了很多展览,但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而且自己还欠着学校的学费。迷茫又不甘心离开绘画的他,报考了时任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卢禹舜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政治差了一分,当得知国家的政策说专业特别突出可以申请破格的消息后,黄红涛就抱着一大卷画去卢院长办公室,“卢老师正在画画,我就把自己的画展开始给他看,一张一张看,卢院长非常耐心,一张一张地评论,评完之后我才说,我今年报考了您的研究生,政治差一分。卢老师很爽快地说,你写个申请,我签字后你报上去试试吧。”

读研后,黄红涛开始有机会跟随卢禹舜老师研习,眼界也更开阔了。2007年,黄红涛先后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画学生论坛”“第三届全国中国画大展”,作品《无名山之一》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于2008年加入中国美协,2013年又考取了卢禹舜的博士研究生。

出世“无名山” 入世“看风景”

黄红涛“无名山系列”风格的形成,自然而又充满跳跃性。无名山的雏形在他大二时画的最后一张水彩画创作里已初露雏形,后来大三又画过一张写意来进行探索,参加了黑龙江省的首届山水画展并得了优秀奖,到了大四时,《无名山之一》就正式将这种创作风格确定了。

“《无名山之一》很偶然地画出来了,当时没有现成的方法和图式,就是铺开八尺的宣纸,受一张九寨沟摄影作品的影响,先确定了一片蓝色,然后就开始顺着这个色彩和感觉往下画,两天不到完成了整幅作品。后来就延续这个感觉慢慢丰富、摸索到今天,确立精神上的追求,原来是凭感觉,现在更有目的性。”黄红涛说。

黄红涛的无名山,是在造着自己的山。这里面的山山水水、树木动物,都取自他的家乡。在他的家乡,没有特别巍峨或灵秀的山峰,有的是连绵的小山丘,而且树木的品种也比较单一。“东北的山用中国画表现很难,因为山里植被不外乎是松树、杨树,站在山顶往下看,看不出具体的一棵棵树,因为全是一样的,只能看出起伏。我追求画面的单纯,内心的洁净。三角形的山,三四种树,纯净的水面、柔軟的云,不需要太多,有这几个象征物就可以了。这种自然因素,与个人感觉结合,恰恰符合表达出世、无我、神秘,甚至是简单的感觉。”

黄红涛认为,出世只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极端状态的、完全内心的状态,和现代人的生活有所隔阂,不是能走进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他又画了入世的“看风景系列”,“这两个系列形成了一种对比,一个是单纯的、工笔的、静的、无我的,一个是俗世的、写意的、喧闹的、我存在的。但这两个又应该是并行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世的心,入世的身。”

在黄红涛的设想中,这两个系列将会延续发展,“随着阶段不一样,时间的演进、自身的经历等因素,逐渐会有一些想法。任何一种变化都不会突然变出来,而会循序渐进。”黄红涛就这样在出世、入世之间不停地游走。这两个系列,也是他看世人、看世界、看时代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出世中游离于“无名山”,入世中静卧“看风景”。



《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
陈履生 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1版